# 唐伯虎点秋香

.

三通鼓角四更鸡，日色高升月色低。

时序秋冬又春夏，舟车南北复东西。

镜中次第人颜老，世上参差事不齐。

若向其间寻稳便，一壶浊酒一餐齑。

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-------唐伯虎

此八句诗乃吴中才子所作，那才子姓唐，名寅，字伯虎，聪明盖世，学问无双，琴棋书画无所不会，三教九流

无不通。为人放浪不羁，有轻世傲物之志。生在苏州府，郡家住吴趋。

太守曹凤见之，深爱其才。时值宗师科考，曹公以才名特荐。那宗师姓方，名志。最不喜古文辞。闻唐寅恃才

傲物，不修小节，正要坐名黜治。得曹公一力保救，虽然免祸，但却不让科举。直到临场，曹公再三苦求，才得以

科考。

科举之后，伯虎中了解元。伯虎会试至京，因文名益著，公卿皆折节下交，以认识伯虎为荣。

有一考官，叫程詹。私卖考题，又害怕别人议论，欲访一位有名的才子做榜首，以压服众心，见到伯虎之后甚

喜，许伯虎做会元。

伯虎性素坦率，酒中便向众人夸说：「今年内我定做会元了。」众人早就风闻程考官有私，又忌伯虎之才，于

是哄传主考官不公。这事传到皇上耳边，皇上下了圣旨，不许程詹阅卷，把唐寅下狱拿问。

后来，伯虎还乡，绝意功名，益放浪诗酒，人人都称他为唐解元。

若求得唐解元诗文字画，片纸尺幅，如获真宝。其中惟画，尤其得意。平日心中喜怒哀乐，都寓之于丹青。每

一画出，争以重金购之。

有诗为证：「不炼金丹不坐禅，不为商贾不耕田。闲来写幅丹青卖，不使人间作业钱。」

却说苏州六门：葑、盘、胥、阊、娄、齐。那六门中只有阊门最盛，乃舟车辐辏之所。唐解元一日坐在阊门游

船之上，就有许多斯文中人，慕名而来，出扇求其字画。解元画了几笔水墨，写了几首绝句。那闻风而至者，越来

越多。

伯虎有些不耐烦了，命童子且把大杯斟酒来。伯虎倚窗独酌，忽见有画舫从旁摇过，舫中珠翠夺目，内有一青

衣小鬟，眉目秀艳，体态绰约，舒头船外，注视着伯虎，掩口而笑。须臾船过，伯虎问舟子：「可认得去的那船么？」

舟人答言：「此船乃无锡华学士府眷也。」伯虎欲跟在后面，急呼小艇不至，心有所失。正要叫童子觅船，只

见城中一只船儿，摇将出来。他不管有没有载，把手相招乱呼乱喊。那船渐近，舱中一人，走出船头，叫声：「伯

虎，你要到何处去？」伯虎一看，不是别人，正是好友王雅宜。

便道：「急要答拜一个远来的朋友，故此要紧，兄的船往哪里去。」雅宜道：「弟同两个舍亲到茅山去进香，

数日放回。」伯虎道：「我也要到茅山进香，正好没人同去，如今只得趁便了。」

舟子闻知唐解元，不敢怠慢，即忙撑篙摇橹。不多时，望见了那只画舫。

伯虎吩咐船上，随道大船而行。众人不知其故，只得依他。

次日到了无锡，见画舫摇进城里。伯虎道：「到了这里，若不取惠山泉也就俗了。」叫船家移舟去惠山取水，

再到此停泊，明日早行。我们到城里略走一走，就下了船。

伯虎与雅宜三四个人进了城，到了集市中，伯虎撇下众人，独自一人去找画舫。却又不识路，东行西走，并不

见踪影。走了一会，穿过一条大街，忽然听得呼喝之声。伯虎停住，抬眼望去，只见十来个仆人前引一乘暖轿，自

东而来，女从如云。

自古道：「有缘千里来相会。」那女从之中，阊门所见的青衣小鬟正在其中。

伯虎满是欢喜，远远相随，直到一座大门楼下，女使出迎，一拥而入。忙问旁人，说是华学士府，适才轿中乃

夫人也。伯虎得了此信，问路出城，恰好船上取水才到。少顷，雅宜等人也来了。问伯虎，你到哪儿去了，害的我

们好找。

伯虎道：「不知怎地，就挤散了。」伯虎夜中忽于梦中狂呼，如中魔之状。

从人皆惊，唤醒问之。伯虎道：「梦见一金甲神人持金杵打我，责我进香不虔。我叩头哀乞，愿斋戒一月，只

身至谢罪！」众人信之。

天明，伯虎找个借口，偷偷上岸，到一饭店，换下衣物，办下一身旧衣，破帽，如穷汉之状。

走至华典铺内，以典钱为由，与主管相见。卑词下气，说道：「小子姓康，名宣，吴县人氏，颇善书，欲投一

大家充书办之役，未知府上用得否？」说着从袖中取出细楷数行，与主管观看。主管看那字甚是端楷可爱，答道：

「待我进府禀过老爷，再行定夺。」

当晚主管将字样请示学士，学士看了，夸道：「写得好，不似俗人之笔，明日带他来见我。」次早，伯虎到典

中，被主管引进拜见学士。学士见其仪表不俗，问过姓名，又问：「曾读书么？」

伯虎晓得学士学的是周易，就答道：「《易经》。」

学士大喜，我书房中写帖的不少，你就给公子伴读吧。请问你身价多少，伯虎道：「身价不敢领，胡乱给些衣

服穿就可。」待老爷中意时，赏一房好媳妇足矣！学士更喜，就叫主管给他几件衣服。改名华安。送至书馆，见了

公子，公子教华安抄写文字，文字中有字句不妥的，华安私加改窜。公子见他改得好，大惊道：「你原来通文理，

几时放下的书本？」华安道：「从来不曾旷学，但为贫所迫耳。」

公子大喜，将自己的功课教他改削。华安笔不停挥，真有点铁成金之手段。

有时题义难，华安就与公子讲解，若公子实在做不出，华安就通篇代笔。

先生见公子学问骤进，向主人夸奖。学士计近作看了，摇头道：「此非孺子所及，若非抄写，必是别人代笔。」

叫公子来问其由，公子不敢隐瞒，便说道：「曾经华安改窜。」学士大惊，唤华安到来，出题面试。华安不假思索，

援笔立就，手捧所用呈上。学士见其手腕如玉，但左手有枝指。阅其文，词意兼美，字复精工，愈回欢喜道：「你

时艺如此，想古作亦可观也！」

乃留在书房做掌记，一切来往书札，授之以意，辄令代笔，烦简曲当，学士从未增减一字。宠信日深，赏赐加

厚，华安买酒食与书房童子共享，探听出青衣小鬟，其名秋香，乃夫人身边贴身丫环，顷刻不离。

不久华府主管病故，学士有意让华安做主管，可是嫌他孤身无室，难以重托，乃与夫人商议，欲赏他一房媳妇，

遂叫媒婆去说。华安赏了媒婆三两银子，送与媒婆，央她告知夫人说：「外面小家之女，不习里面规矩。倘若得到

夫人侍儿中一人见配，此华安之愿也！」媒婆依言告知夫人，夫人又对学士说了。学士道：「华安来时并不领身价，

只愿娶一房好媳妇。不如叫许多丫环听其自择。」夫人点点头道是。

当晚，夫将丫环二十于人各盛装打扮，排列两边，如同仙女一般，夫人传令华安，华安进了中堂，拜见夫人。

夫人叫华安在众丫头中随便挑一个。华安借着烛光望去，看了一回，虽然也有标致的，但是那青衣小鬟却不在其内。

当下嘿然无语。夫人叫道：「华安，你好大的眼孔，难道我这些丫环里，就没有你中意的？」

华安道：「禀夫人，华安蒙夫人赐配，又许华安自选，这直是旷古隆恩，粉身难报。只是夫人随身侍婢还来不

齐，既蒙恩典，愿得尽观。」夫人笑道：「你敢是疑我有吝啬之意。也罢！」

房中那四个丫环也唤出来，让他看看，满他心愿！原来有四个执事的，叫做：春媚，夏清，秋香，冬瑞。秋香

是掌四季衣服的丫环。

那四个丫环不及换装打扮，只得随身衣束出来。秋香依旧是一身青衣。华安看见了，昔日风姿犹在。媒婆知趣，

先来问道：「可看中那位了。」华安明明晓得是秋香，也不好明言只得道：「若得穿青衣这一位小娘子，足遂生平。」

夫人回顾秋香，微微而笑，叫华安且出去。华安回典铺中，欣喜若狂。次日，夫人向学士说了另收拾一所洁净

房室。择了吉日，学士与夫人主婚，华安与秋午中堂双拜，鼓乐引入洞房。

华安把秋香抱在怀里，细细打量着，只见秋香，眉清目秀，唇红齿白，手指细嫩，皮肤柔滑无比。身材更是凹

凸有致，美艳绝伦。朦胧中就像仙女一般，华安不禁欲火狂烧，动手脱下秋香的亵衣。用手轻轻的抚摸着秋香的全

身，秋香面带微笑，双目微闭，任华安的玉手在自己身上四处游动。华安一边摸着秋香柔滑的胴体，一边亲着秋香

的脸。

华安渐渐把舌头伸入秋香的嘴里，与秋香的舌头交缠在一起，互相吸吮着。

不觉间，秋香有些动情了，细白的小手，慢慢地滑向华安的下身。抚摸着华安下体的阳物，华安在秋香的抚摸

下，阳物是异军突起。华安渐渐的吻到秋香的胸上，用力的吸着秋香的奶头，并用牙齿轻轻咬着。

秋香稍感痛楚，发出微声的呻吟，华安随后吻到秋香的小腹，接着又吻到秋香下身的水帘洞前，华安用舌头来

回的吸吮着秋香的阴唇，舌尖不断的刺向阴唇内部，并在里面搅动着。秋香渐渐地有些意乱情迷，快感不断从下身

传来，阴户里慢慢变得湿润起来。一股细细的淫水从里流出，华安用嘴恣意的吸吮着。

秋香有些兴奋的，用手来回揉搓着自己的双乳。华安下体的阳物，胀的隐隐作痛。华安翻身骑在秋香的身上，

秋香用手拨开自己的阴唇把华安的阳物塞了进去，并来回晃动着自己的身体。华安也用力的抽插着硕大的阳物，插

的秋香，不时发出快乐的淫叫声：噢——噢——噢——噢——好舒服呀！！真是快活死了！！

啊——啊——用力——啊——再用力点——啊——爽——爽死了！！

华安又抽了一会，拔出鸡巴。对着秋香的后花园，又插了进去。窄小的肉洞，紧紧地包裹住华安的阳物。顿时

快感倍增，华安性奋的抽插的大鸡巴。秋香也用手不断的搓着阴蒂，嘴里放声淫叫，噢——啊——好美——好美呀！！

不大功夫，华安体内热流汇集，只觉下身一颤，一股强精射出。直入秋香的后花园里。秋香在猛搓下，阴蒂发红，

发硬，高潮也渐渐来临，淫水不断地从阴户中流出。兴奋过后，秋香用阴户夹住华安的鸡巴，与华安相拥而卧。

夜半，秋香向华安问道：「与君面善，保处曾相会来？」华安道：「小娘子自去思想。」又过几日，秋香道：

「向日阊门游船中看见的可是你？」华安笑道：「是也。」秋香道：「若然，君非下贱之辈，何故屈身于此？」华

安道：「吾为小娘子傍舟一笑，不能忘情，所以从权相就。」

秋香道：「妾昔见诸少年拥君，出素扇纷求书画，君一概不理，倚窗酌酒，旁若无人。妾知君非凡品，故耳一

笑！」华安道：「女子家能于流俗中识名士，诚红拂、绿绮之流也！」秋香道：「你既非下流，实是甚么样人？」

可将真名告诉于我。华安道：「我乃苏州唐解元也，与你三生有缘，得谐所愿。今夜既然说破，不可久留，欲与你

图谐老之策，你肯随我去否？」

秋香道：「解元为贱妾之故，不惜辱千金之躯，妾岂敢不惟命是从！」华安将典中帐目细细开了个一本簿子将

房中之物另开一帐，还有别人所赠之物统统锁在护书箧内。其钥匙挂在锁上。于壁间题诗一首：

拟向华阳洞里游，行踪端为可人留。

愿随红拂同高蹈，敢向朱家惜下流。

好事已成谁萦笑？屈身今去尚含羞。

主人若问真名姓，只在康宣两字头。

随后同秋香坐船连夜望苏州而去！

缘来缘去缘如水，情起情灭情难圆。

爱到深处方知恨，恨时方知爱更深！

【完】